

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

廬 劇

(第一集)

烏金記 三元記

奕花記 海州記

楊金花 奪印

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

字 数：189,000字

册 数：500本

出版日期：1958年1月

編 印 說 明

安徽戏曲剧种比較丰富，历史也比較悠久。远在明代，青阳腔就与崑腔比美；徽調兴起以后，影响遍及全国；廬剧、黄梅戏、泗州戏、皖南花鼓戏、淮北花鼓戏……或自本省土生土長，或自外省傳入，在本省丰富发展，形成了独特风格。每个剧种都积累了不少剧目，是一項丰富的文学遺產。这些剧目是靠一代一代的艺人口傳下来的，有些剧目，眼前只一两位老艺人会唱；甚至有些剧目伴随已故艺人而亡失掉了。我們在中央发掘遺產、繼承遺產的指示下，編印了本省的傳統剧目，做为参考研究或整理演出的資料，备使优秀剧目得以保存和傳播。

各剧种的傳統剧目都是根据各剧种中有成就的老艺人口述本加以校訂的。（有的剧本，还参照几个不同的口述本加以校勘。）

校訂时，为了尊重原貌，只改正錯別字和將非常难懂的詞句稍加調理。

傳統剧目中人名、地名大多是虚拟的。某些真实人名、地名以訛傳訛的也很多，除明显的錯誤加以糾正外，一般地仍照口述保存。

剧中的方言，做了必要的註釋。

由于編輯人員的能力微薄，加上搶救工作時間有限，所印剧目，未能尽选善本，其他編輯、校訂等方面的缺点还有很多，希各地同志予以指教。

庐剧簡介

廬剧原名叫倒七戏，于1955年7月1日改称廬剧。是安徽省地方戏主要剧种之一。它流行于淮河南北和長江兩岸的一千多万人口的地區。

廬剧的起源，向无史料可供稽考。据老艺人說，在太平天國年間，就有了职业性的流动班社。从现有的演唱形式和剧目內容各方面来看，廬剧是以当地的民歌小調作基础，并且还吸收了其他剧种（本省的端公戏、嗨子戏以及湖北省的花鼓戏）的唱腔和剧目，然后发展而成的。

折戏剧目（包括生活小戏）約一百六十多个，本戏（包括連台戏）約一百二十多本。剧本的語言，通俗易懂，清新生动。

廬剧的曲調，比較丰富。唱腔分“主調”和“花腔”兩类。主調多用于演唱本戏；花腔大部分是民歌小調，多用于演唱“三小戏”。主調与花腔的开始和結束，場面和后台演員，齐声帮唱，粗獷辽闊，艺人称为“邀台”。

廬剧的表演朴素而活潑，簡單而真实。特別是一些表現劳动生活和男女爱情的“三小戏”，午蹈是吸收了民間的花鼓灯、旱船午等形式，或唱或午，有时用絲絃伴奏，有时用鑼鼓或“邀台”襯托，花样很新鮮。

廬剧和徽剧合作時間較長，当时以庙会、青苗等香火戏的形式演出。农民称为“四平帶折班”（“四平”指徽調、“折”指廬剧的小剧目）。其后徽調沒落，廬剧就进入城市（約开始于1931年）。又會和京戏合班，称为“乱彈”。在这个阶段，它放棄了折戏而演連台本

戏。解放后进行一些改革，逐漸摆脱和京戏合作时的駁杂情况。

廬剧的发展，在旧社会受了統治阶级极大的摧殘，所以非常迟緩。解放后，很多班社先后进入城市，現在約有四十多个剧团，分布在六安、蕪湖、合肥、淮南等四十余县（市）經常演唱。安徽省廬剧团成立于1951年秋，几年来無論在表演艺术、音乐唱腔、剧目整理、培养青年演員各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每年有一定時間，到本省各地农村和工矿地区作巡迴或慰問演出，深受广大羣众的欢迎。

烏 金 記

王 业 明 、 張 金 柱 口 述 本

前 記

清，桐城巨富李玉春，娶亲之日，为雷氏三贼盜耕耷烏金宝鐲而杀死。其母誣媳王桂英与塾师秀才周明月师徒通姦。县令沈不成糊涂妄断，苦打成招，定成死罪。周妻陈氏孤身前往南京，寻周之盟兄吳天寿昭雪。奈翻案无凭，越衙难訴，只好設計叫陈氏吊死于公堂，胁迫总督受理冤案。

总督无奈，扣押沈知县家屬，限期破案。沈迫于上命，乔裝私訪，經陈氏冤魂之助，終于人贓俱获，冤獄得平。

人 物：

王之万（簡称王）	王金保（簡称保）	王桂英（簡称英）
刘 氏（簡称刘）	李玉春（簡称春）	紅媒二人（簡称媒）
周明月（簡称周）	陈月英（簡称陈）	雷 龙（簡称龙）
雷 虎（簡称虎）	雷 豹（簡称豹）	吳天寿（簡称吳）
張百齡（簡称張）	沈不成（簡称沈）	瑞昌县令（簡称县）
張鳳鳴（簡称禁）	家 院（簡称院）	丫 环（簡称丫）
公 差（簡称差）	衙 役（簡称役）	女禁婆（簡称婆）
店 家（簡称店）	船 家（簡称船）	道 士（簡称道）
差 甲（簡称甲）	差 乙（簡称乙）	轎 伕 兵 丁
鏢 手	刀斧手	

第一場 教 館

(王之万上)

王: (引) 堂前一古画, 福祿寿三星。

(詩) 家有万担粮, 前仓压后仓。人夸多富貴, 我看也平常。

(白) 老夫王之万, 祖居桐城王家大庄。夫人一命亡故, 丢下一男一女: 男名金保, 女名桂英。老夫年紀高迈, 煩神不下, 聞听东門外有个周明月, 是个夔門秀士, 文才出众。我不如把他請到府內, 訓教一双儿女, 放了老夫这项心事。家院那里? (家院上)

院: (白) 老爷何事?

王: (白) 老夫給你大帖一封, 你去东門外請那个周明月先生, 过府有話相商。早去早回!

院: (白) 是。(接帖下)

王: (唱) 可叹得老夫人下世太早, 丢下来儿和女常把心焦。男金保女桂英年紀还小, 請来个老先生把他書教。(下) (周明月上)

周: (唸) 穩坐書房, 苦讀文章。

(詩) 宏才高日月, 文章海样深。滿朝朱紫貴, 皆是讀書人。

(白) 敝人周明月。可叹二老爹娘去世, 所生孤子一人。爹娘在日, 我也讀过十年寒窗, 身入夔門。連赴三試, 榜上无名, 真乃悶煞人也!

(唱) 可叹我周明月命运太坏, 連赴試有三起落榜回来。將身儿悶坐在書館以內, (院子上)

院: (唱) 来了我下帖人細說开怀。

(白) 拜見周先生。

周: (白) 罢了。你这位小哥, 来此有何事情?

院: (白) 周先生, 我家王之万員外, 差我送大帖一封, 請先生过府敘話。

周: (白) 好, 你先回府, 待我交代家人, 頃刻就到。

院：（白）是，告辞了。

周：（白）少送。（院下）

（唱）王員外差家院將我来請，不知道所為的什麼事情。回頭來
向東廚一聲有請，（陳氏上）

陳：（唱）奴的夫喚為妻所為何情？

周：（唱）陳氏妻你不必將我来問，有一件小事兒与你商論。王員外
差家人大帖下定，他請我到府去有話商論。有為夫應許他
王府去定，到王府見員外隨即回程。

陳：（唱）听夫言有王府下了書信，下書信為的事我猜知情，定是他
聞夫主疊門秀士，想是他愛文才訓教儿孫。奴的夫教字文
总要把穩，待你好待你坏步步留神。这都是你妻子交代与
你，

周：（唱）一樁樁一件件謹記在心。陳氏妻交代我句句是真，好言語
叫為夫怎能不听。辞別了陳氏妻家門出定，

陳：（唱）家中事有為妻不要掛心。（周下）奴的夫他今日王府去
定，我在家等夫信但听好音。將身儿流落到廚房以內，奴
的夫去教讀我也放心。（下、周上）

周：（唱）迈开了大步王府門，并把門官請一声，

（白）門上有人么？（院上）

院：（白）周先生來了。

周：（白）門官，有勞你通稟一声。

院：（白）有請員外。（王上）

王：（白）何事？

院：（白）启稟員外，周先生已到。

王：（白）有請。

院：（白）有請周先生。（周進）

周：（白）見過員外。

王：（白）周先生來了。請坐。

周：（白）謝坐。

王：（白）家院看茶。

院：（白）是。

周：（白）員外今日賜下大帖，命我過府，有何分教？

王：（唱）周先生不必將我問，請你事情說你听：只因拙妻下世早，丟下男女未成人。男兒名叫王金保，女兒名喚王桂英。老夫年近難教訓，想請先生管教成人。

周：（唱）我以為因了什麼事，果是請我教字文。我只教你子王金保，不教女孩王桂英。姑娘年齡有多大？

王：（唱）女兒今年十三春。

周：（唱）聽說姑娘十三春，不能不能萬不能！我今年才只二十五，我們俱是年輕人，書房唸書人談論，稍有不慎損聲名。周明月在官廳推辭不肯，要教你女姑娘另請高明。

王：（唱）一見先生他不肯，到把老夫難在心，我的姑娘十三歲，先生今年廿五春。自古師徒如父子，君是君來臣是臣。跟你唸書習禮義，何必推辭年紀輕，既來則安莫推論，事事老夫有章程。如然要怕外人講，周王二家結乾親。

周：（唱）一見員外認了真，我有比喻說你听。你是富豪大員外，我是一個窮書生，高低上下不相稱，怎能結下這干親。千推萬辭我不肯，窮人怎攀富豪門。

王：（唱）說什麼來說什麼，貧富都是一樣人。一朝人王都有窮親戚，宰相門前有貧親。開言才把兒女叫，叫出兒女拜先生。（金保、桂英上）

保：（唱）聽說父親叫一聲，

英：（唱）叫出姐弟為何情？

保：（唱）二人上前施一禮，

英：（唱）恭身施禮問安寧。

保英：（白）爹爹呼喚孩兒，有何訓教？

王：（唱）我兒不要將父問，父有真言說你听。你父年近難教訓，請來明月周先生。好好上前先生拜，拜見先生乾爹尊。

保：（唱）一听爹爹說這聲，

英：（唱）四礼八拜见先生。

保：（唱）姐弟双双先生拜，

英：（唱）拜你如同拜爹尊。

周：（唱）姐弟二人快平身，我把真言说给你听。男子唸的百家姓，姑娘唸的女儿经。随我唸书学礼义，君是君来臣是臣。我们师徒如父子，冰清玉洁要分清。带定了儿女书房进，好好唸书要用心。（兄妹二人同下）

王：（唱）一见先生他承允，老夫放了这片心。欢天喜地后堂进，先生他是个老成人。（下）

第二场 聘 亲

（刘氏上）

刘：（唱）天官老爷丧了命，未把一子带成人。

（白）我乃李门刘氏。不幸我夫丧命，丢下一子，名唤玉春。老爷在世，代他和王员外家小姐王桂英订下婚事。我儿今已一十六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如唤出孩儿，前去请动媒人，到王府去下彩礼。玉春儿那里？（李玉春上）

春：（白）儿拜见母亲，叫儿出来，有何训教？

刘：（白）儿哪，你爹爹在日，把你订下那王桂英为妻。现在男大女大，命你前去大街，请动原媒，去到王府，下了彩礼，好与你迎亲过门。

春：（白）孩儿遵命。

（唱）辞别了老娘亲媒人来请，请动了四媒人即刻回程。（下）

刘：（唱）一见我儿媒人请，彩礼婚书办现成。将身打坐客堂等，
（玉春带二媒人上）

媒：（唱）客堂拜见太夫人。

（白）太夫人康宁。

刘：（白）罢了，一旁请坐。

媒：（白）谢坐。

刘：（白）家院看茶。

媒：（白）太夫人叫我們前來，有何話商論？

刘：（唱）二位媒人那知情，只为我儿大事情。天官老爷活在世，李王二家結了亲，男大当婚女当配，彩礼日書已办成。四月十八下彩礼，五月初五接过門。今日特把大媒請，要請大媒来煩神。千不看来万不看，看我刘氏半边人。洗衣漿裳不能做，缺少燒鍋煮飯人。老身此事拜託你，拜託二位大媒人。

媒：（唱）夫人將我来提醒，我是穿針引線人。日書送到王家去，諸事都有我繼承。拜罢夫人府門出，少时片刻就回程。（二媒人下）

刘：（唱）二位媒人日書下，轉眼就能到王家。但等王家期允定，大紅花轎到我家。叫声孩儿随我走，去到后堂等着她。（刘氏、王春下，二媒人上）

媒：（唱）田不做来地不耕，說媒做保度光阴。媒人本是兩張咀，三分人才报七分。人人都把媒人罵，好吃人家四大盆。行步来到王府內，稟告之万王大人。

（白）門上那位在？（院上）

院：（白）那里来的？

媒：（白）請报你家員外，二位媒人求見。

院：（白）少站一时。启稟員外，有媒人求見。（王上）

王：（白）家院何事？

院：（白）外有二媒人求見。

王：（白）莫非李府来的？就說有請。

院：（白）有請媒人！

媒：（白）拜見大人。

王：（白）罢了，一旁有坐。

媒：（白）謝坐。

王：（白）不知二位来到寒舍，所为何事？

媒：（白）大人倒忘坏了，当初李大人在日，曾与員外結下亲戚。今日男大当婚，女大当配，李府特来下彩礼日書，大人請

看。(王看)

王：(唱)忙把日書拆開看，字字行行看的清。四月十八下彩禮，五月初五接過門。你做媒人怎不懂理，嫁粧事情怎辦成？你把日書帶回去，另改日子來抬親。

媒：(唱)一見大人不承認，吓的媒人難作聲。上前才把好話講，講幾句好話來哄人。一看你親翁去世早，二看你親家母半邊人，三看你小婿年紀小，家里缺少做事人；你姑娘進門把家掌，小夫小妻過光陰。媒人只把好話講，

王：(唱)老夫實在難在心。媒人言語講的好，句句都是理和情。他無三兄并四弟，單夫獨妻掌門庭。只好勉強來承認，就照日書來抬親。回去向那親家講，我的言語記在心。大紅花轎辦一頂，釵環首飾要色色新。叫他人伙多多辦，抬動嫁粧到李門。

媒：(唱)之萬大人來承允，喜在眉頭笑在心。寬宏大量王員外，粧粧事情交代清，辭別大人出王府，五月初五來抬親。(二媒人下)

王：(唱)一見媒人他去定，樓上叫下王桂英。

(白)女兒那里？(王桂英上)

英：(唱)正在綉樓綉鴛鴦，爹爹喚我為那粧？手扶欄杆把樓下，轉過彎子到客堂。客堂拜見我的父，喚几下樓為那粧？

(白)爹爹喚孩兒，有何訓教？

王：(唱)未開言來淚汪汪，父的言語听衷腸。男到十六當家漢，女到十六掌家堂。李家他把日書下，要去李門把家當。

英：(唱)听我父親口內講，面帶紅羞醜難當。孩兒身長十六歲，只會唸書綉鴛鴦，當家理事几不會，奉人待客不在行。要是有我親娘在，母教不缺那一粧。

王：(唱)听儿言來淚汪汪，有老子無娘真悲伤。留你死見親娘在，那要為父煩心腸？娘不在世誰勸教，父親比不上你親娘。你到人家媳婦做，比不得跟你老子娘。遲遲睡來早早起，不能睡到出太陽。敬重丈夫孝順母，娘婆二家要爭光。你

的父没生多男并多女，只生你姊弟人一双。我要家财中何用，多多陪你好嫁粧。陪你的廿四个箱和櫃，綾罗綢緞箱子裝。內中有个小箱子，小箱里边將宝裝。內有烏金共四块，外有玉鐲发毫光。白天看宝不怎样，夜晚不要点灯光。我几千万爭口气，娘婆二家要爭光。

英：（唱）父亲好言將几劝，桩桩件件記心間。不辭爹爹綉楼上，梳洗打扮換衣裳。（下）

王：（唱）桂英女儿眞停当，桩桩件件听父講。將身流落后堂进，但等吉日嫁儿郎。（下）

第三場 盜 杀

（家院随刘氏上）

刘：（白）媒人到王門，一去未回程。

家：（白）报！二位媒人到。

刘：（白）有請。

家：（白）有請媒人。（二媒人上）

媒：（白）拜見太夫人。

刘：（白）二位大媒請坐。

媒：（白）謝坐。

刘：（白）有劳二位前往王府，我那亲翁怎样說道？

媒：（白）夫人。

（唱）夫人不必將我問，王府事情說你听：到他家中把書下，員外接書看分明。他說亲母不懂理，說我媒人是糊涂盆。四月十八下彩礼，五月初五接過門。他說日子太看近，嫁妝事情怎办成。他叫日書帶回轉，重看日子去抬亲。我們才把好話講，要求之万老大人。一看亲翁下世早，二看亲家母半边人，三看小婿年紀小，沒有当家理事人。二家結亲如結义，何必翻臉不認人。員外被我講好了，照書照日去抬亲。大紅花轎办一頂，上轎衣服要做新；要把人伙多多办，抬动嫁粧到李門。太夫人你快来准备，喜期就要

快臨門。

刘：（唱）老身听说心欢喜，二位大媒好能人。花轿早已办齐正，人伙都已请现成。大小轿子有兩頂，早到王府去迎亲。（刘下、轿伙众人上）

媒：（唱）媒人说罢头带路，四吹四打去王門。一路行程来的快，王府就在面当存。爆竹連天多熱鬧，（王上）

王：（唱）家中惊动王大人。大人家中准备酒，款待二位大媒人。

（白）二位大媒飲酒，少时姑娘上轿。

媒：（白）員外太客气了。李府来的人伙都随我后面飲酒去罢！（众人随下）

王：（唱）媒人轿伙去吃酒，家中人客鬧沉沉。急忙我到高楼去，招呼女儿做新人。（下）（雷龙、雷虎、雷豹三人同上）

龙：（唸）家住青山陡壁崖，

虎：（唸）只見杀人不見埋。

豹：（唸）今生只願今生好，

众：（同唸）問他投胎不投胎！

龙：（白）咱——雷龙，

虎：（白）雷虎，

豹：（白）雷豹。

龙：（白）我兄弟三人，太和人氏。昨天在四乡打听，有王府嫁女，他家百万豪富。李府前来抬亲，人伙无数，我們不如装扮人伙模样，混进人中，候王府发轿，随同混入李府，搶他金銀財宝。兄弟們意下如何？

虎豹：（同白）說好便好，大哥，你我暫躲入松林，候轿子經過，就是这个主意。

龙：（白）走！

虎豹：（白）走！（三人下、王之万上）

王：（唸）女儿装扮好，前堂請媒人。（媒上）

媒：（白）員外，小的們已吃過了。不知姑娘可曾齊備？

王：（白）怠慢了。女兒已經齊備。

媒：（白）請姑娘上轎罷。

王：（白）金保兒，快揹你姐姐上轎。（眾伏上、金保揹桂英上轎）
兒呀！（哭）

媒：（白）員外，告辭了。

王：（白）少送。（媒、眾人伏下）

（唱）桂英兒出嫁事已辦停當，這才是了却了心事一樁。叫金保
隨為父后堂去往，三天後接新婿女兒還鄉。（下）（媒、
眾伏同上過場、雷龍兄弟三人混入隨下、劉氏上）

劉：（唸）花轎到王府，尚未轉回程。（家院上）

家：（白）報，轎子來了。

劉：（白）快開中門迎接！（媒、眾人同上）

媒：（白）恭禧太夫人。

劉：（白）有勞了。家院，撒開拜墊！

家：（白）是。

媒：（白）快攙新人下轎！（扶新人下）奏樂拜堂！（吹打）一拜天
地，二拜高堂，夫妻同拜，新郎新人扶入洞房！（扶二新
人下）

劉：（白）家院，后堂備酒，款待媒人轎伏，大家喝酒去吧。

家：（白）是。

眾：（同白）喝喜酒去吧！（家院眾人下）

劉：（白）前廳料理已畢，我去東廚照應照應去罷。（下、雷龍兄弟
三人偷上）

龍：（白）兄弟們，咱三人趁他人客未散，混入后堂，在那洞房樓梯
之下，躲藏起來。但等公子上樓，將他一刀兩段，換上他
的衣帽，裝做公子，混上樓中，盜去他的金銀財寶，就是
這個主意。趁此無人，我們進去吧！

虎豹：（同白）走！（三人同下、丫環扶桂英上）

丫：（白）小姐休息吧，我去請公子上樓。（下、雷龍兄弟偷摸上、躲藏、李玉春拿燈上。起三更）

春：（唱）打罷了二更到三更，諸親六眷去安身。三更之後人散盡，我上高樓看新人。（上樓梯、雷龍急出、吹燈、殺春倒）

龍：（白）二弟快來，把他衣服脫下！尸首大分八塊，裝到那旁大木箱之內。（脫衣、龍換衣服。虎、豹二人砍尸、裝箱）

龍：（白）二弟樓下把守，為兄上樓去盜他財寶。

虎豹：（同白）大哥快去快走！（虎、豹下、龍上樓）

龍：（唱）衣帽一旁換齊正，早到新房走一程。行步才把綉房進，新娘連連叫几声。聞你娘家財富大，陪什嫁粧到我門？你把鑰匙交把我，看看財寶好趁心。

英：（唱）公子說話欠理情，說什麼要看寶和珍。要看只有白天看，夜晚看什麼貴寶珍？

龍：（唱）白天人客多的很，那有功夫上樓門？快把鑰匙交給我，看過珍寶就安身。

（白）娘子，快拿鑰匙吧！

英：（唱）一見公子頂了真，忙把鑰匙交書生。看寶就在小箱內，開了大箱在里層。內有烏金磚四塊，一對玉鐲放光明。若要公子不肯信。拿出玉鐲不點燈。看過還要收藏起，莫叫外人得知情。（英下）

龍：（唱）好漢接過連環鑰，喜在眉頭笑在心。用手搬下大箱子，開了一層又一層。得見烏金磚四塊，一對玉鐲放光明。忙把寶貝拿在手，急急忙忙下樓門。好漢下到樓梯下，雷虎雷豹喊一聲。（拍手）

（白）兄弟那里？（虎、豹上）

虎豹：（同白）大哥，財寶可曾到手？

龍：（白）到手了。你我一同遠處逃奔。做營生去吧！

虎豹：（同白）走！（三人下、起五更、王桂英上）

英：（唱）打罢四更到五更，鼓打五更天亮明。公子不在房中看，为何拿宝下楼門？莫非公子有外遇，拿宝去送有情人。等候公子回楼轉，这樁事情要問清。悶悶不乐高楼等，公子因何不回程？（刘氏上）

刘：（唱）日出东山高万丈，我儿为何不起床？老身亲自把楼上，去喊姣儿出洞房，来在楼下用目望，狗舐鮮血为那樁？

（白）哎呀，楼下那来这些鮮血？待我随着狗子，順着血跡寻看究竟。这黄桶內那来这股腥气？（揭盖看）哎呀！（倒地）

（唱）黄桶一揭魂不在，姣儿被杀为何来？血淋淋身首分八块，如同万箭穿胸怀。这是那个將儿害，天大禍殃平地来。莫不是媳婦奸夫帶，杀害姣儿在楼台？哭哭啼啼把楼上，去問問丫頭为何来！

（白）媳儿开门，媳儿开门，媳儿开门！

英：（白）想是公子回来了。待我开门。（开门）

刘：（白）你这賤人哪！你在家中閤門不紧，不該勾动奸夫，混到我家，將姣儿杀了。老身与你怎能干休！

英：（白）婆母，这话从何說起？公子三更之后，把我鑰匙拿去，開箱观看財宝，拿了烏金玉鐲，下楼去了，怎說被人所害？

刘：（白）你这个賤人，老身也不与你多說，到老爷大堂喊冤去！

（哭）我的孩子！我的儿呀！（下）

英：（唱）一听婆母說这声，到叫奴家心不明。公子三更回房轉，打开箱子看宝珍。烏金玉鐲都拿去，欢欢喜喜下楼門。因何被人把他害，这件事情怎解明。婆母她去南衙內，只怕冤枉牽累身。哭哭啼啼把楼下，看她把我怎样行。（下）

第四場 冤 獄

（刘氏上）

刘：（白）来此已是官衙，待我进去击动堂鼓。（击鼓）（沈不成慌急帶二衙役上）

沈：（白）衙役們，快看那个击动本县的堂鼓？